小人物翻身

春 璇

西洋鏡

世上有一種美：被欺侮、被損害、被辜負的小人物，終於走出逆境，迎來個人成功，得到社會的承認。美國「恐怖小說之父」斯蒂芬·金就是這方面的例子。他上世紀八十年代吃過一家出版商的苦頭，長篇小說《祭壇》交稿後，竟被要求刪去十五萬字，否則不予出版。鬧到對簿公堂的時候，斯蒂芬·金選擇忍氣吞聲，但也由此跳槽去了別家出版社。若干年過去，斯蒂芬·金暴得大名，該出版社知道過去欺人太甚，於是主動把當年刪去文字補回，出了《祭壇》全本，替斯蒂芬·金賺了一大筆，但仍沒贏得作者「鳳還巢」之意，眼睜睜看着這棵自己栽培的「搖錢樹」進了人家園子。

在舊時俄羅斯，也有小人物熬到出人頭地，但是要上演有仇必報一幕的。譬如，小店員將店盤到手中，而過去的老闆留下來替自己打工。契訶夫有篇小說就描述這種角色互換的故事。新老闆脾氣真是不得了，動不動開員工大會，訴說過去所受的「階級苦」，連替老闆丈母娘買肉包子的陳年往事也翻出來。最後命令小說主人公父子圍着桌子跑幾圈，同時要學小公雞叫。

其實，斯蒂芬·金的故事，說的是即使在最冷酷的資本主義社會，人際關係中基本的「情義」二字，仍不可抹煞。所以，無論斯蒂芬·金從前所受的委屈有多重，但他深知事情到此爲止，絕不存在「報仇雪恨」這回事。若是大吵大鬧、大作文章，事情立即朝相反方向發展，自己將再次受辱，而且受得更深。

在這種事上，表現最優秀的是軍隊。一般說來，新兵入伍多少會受到老兵捉弄，挨不挨耳光雖然難說，但端飯或打洗腳水之類一定少不了。可是，如果新兵後來因作戰勇敢得到提拔，反超同袍成爲長官，大多都懂得優勝者必須謙卑，絕口不提過去受到的下屬之屈，甚至反顯得更大度。就讓老兵留那份愧疚，默默消化去吧。這，也是世界之美。

港版《中學生》

許定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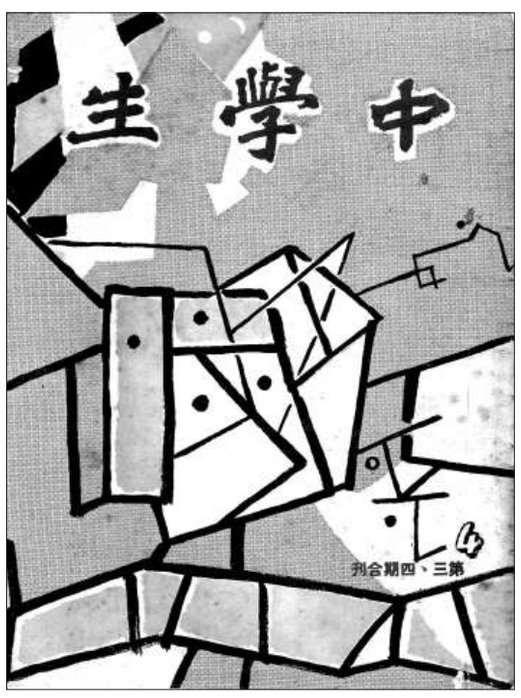
醉書亭

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夏丏尊、葉聖陶等主編的《中學生》，出版期歷時二十年，總共出了二四二期，是現代著名的學生期刊。香港一九五〇年代也出過由雲碧琳主編的《中學生》，但出版的日子很短，期數也很少，知道的人不多。

港版《中學生》由香港中華文化事業公司出版，大三十二開，五十五頁的月刊，創刊於一九五九年七月，第二期未見，第三、四期合刊於十月出版，第五期在十一月出版後即未見，想像中出版路不樂觀。

所有雲碧琳主編的期刊：《學友》、《中學生》和《文藝季》，慕容羽軍幕後均出力不少，多能拉到當時著名的文化人助陣，合刊那期的封面內頁，有篇二三百字的自我推介短文，臚列了六十位助陣名家：上官予、上官寶倫、王平陵、尹雪曼、任畢明、李素、姚拓、秋貞理、劉以鬯、蕭輝楷、郭良蕙、黃思騁……等，都是港台的名家。

這本《中學生》月刊是份知識性刊物，文藝以外附有適合中學生程度的數理化科目，是份良好的課外讀物，從我手上所存兩本看，重要的文章有岳騫的《西藏史地縱橫談》、李輝英的《西安——中國的古都》、思果的《關於英國的詩人》、碧原的《五月榴花紅》、李雨生的《婚姻大事》和李素、沈甸的詩。



渡邊和荒井

東 瑞

人與事

在泰國曼谷見過日本研究微型小說的學者渡邊晴夫教授和荒井茂夫教授，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時，我們一些文友和他倆不熟，也不太留意他們的行蹤。以爲他們和開會的一些其他代表一樣，猶如曇花一現，下幾次會未必來參加了。最好笑的是，由於他倆的名字都是四個字，許多與會的華人作家也就分不清哪個是渡邊，哪個是荒井。

後來在吉隆坡、馬尼拉開會，他們都參加，彼此比較熟悉了，我們文友也漸漸能夠做出一些區別了。大家有了共識，說年紀較大的是渡邊，稍微年輕的是荒井。再說，兩人的樣子外貌都有些不同：渡邊應該已有七十，頭髮斑白，一臉慈祥，個子比較瘦小，而荒井身體較爲健壯，頭髮黑而多。他們不但用中文遞交研討會的論文，而且在開會時用很流利的普通話宣讀論文，受到大家的讚賞和尊敬。

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討會是兩年一度的，輪流在不同的城市舉行。先後在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馬尼拉、萬隆、文萊、上海，二〇一〇年輪到香港。最叫人感動的是渡邊和荒井兩位教授居然沒有一次缺席！從一九九四年在新加坡第一屆研討會開始而參加過全部八次會議的作家或學者，恐怕沒有幾個。渡邊受到尊敬，還在於他是中日微型小說比較研究的拓荒者。與他們倆熟悉之後，在馬尼拉，我主動邀他們與我合影了一張照。我女兒作爲香港大學交流生到日本八王子的創價大學留學時，本有意再讀碩士；那時需要有一位日本方面的擔保人，我忽然想到了渡邊教授。八王子距渡邊教授在東京的住宅不很遠，約只有兩小時車程；我在電話跟渡邊談起此事，他滿口答應；於是，我女兒事前先與他聯絡，就憑他地址去拜訪他。

事後，女兒告訴我見面的一些情況，實在叫我感動不已。原來，渡邊家中兩個女兒，那天都在家，都講着很標準的國語，叫她嚇了一跳；她說，要不是受我們家庭影響，她會講一點普通話，真要在他們面前出醜了啊。

打聽之下，他的這兩個女兒，果然都是學中文的。真是家學淵源，有乃父之風呢！無巧不成書，荒井教授雖在三重大學教書，和渡邊在國學院大學不在同一間大學，他的女兒荒井雪繪也在上海復旦大學讀中文！

渡邊是研究中日微型小說的著名學者，底子深厚，學問淵博，但爲一位謙謙君子，完全沒有架子。他出有專著《微型小說：發展與交流》，書內收有他多篇重要論文，全用中文書寫；二〇一〇年來港參加第八屆會議前，他與我通電話，興奮說起他會帶剛出版的《蓮霧》叢書，裡面收了十餘篇港澳微型小說作家作品的日文譯本，連區區在下的小小說都有，真叫我感動萬分；還有一件叫人高興的事，他推薦了一位叫塚越義幸的教授，希望我們也邀請他與會，我們當然喜出望外，因爲二十餘年來，日本一直都只是他們兩位代表，沒有新面孔呀！無獨有偶，荒井茂夫教授也代她在中國上海復旦大學讀中文的女兒雪繪報了名，希望我們接納。又是一個生力軍！太好了！報到那晚，荒井父女的班機晚點幾乎兩個小時，無法在事前取得聯繫，接機的我們先回酒店了，他們幾乎是午夜才到，在酒店大堂等取酒店房間鑰匙又等了很久，卻毫無怨言。

兩位教授二十年如一日地飛山越海、參加八次每次至多不過一兩天而已的會議，而且勤奮努力，認真地做學問，還將這種難得的「中國情意結」影響了和傳給了第二代，感動了許多國家的文友。

書香夢影

李憶著

域外漫筆

那個微雨初歇的午後，大妹帶我來到英國最大的綜合性大學——基爾大學（University Keele）。她就是在這間大學拿到她的博士學位，目前也任教於此。基爾大學地處英國的中央位置，在斯塔福德郡（Stafforshire）的石頭城附近。石頭城很寧靜，有着一種靈秀的山水韻味，是個鄉土味頗濃厚的地方。因此大妹常戲稱她是鄉下人，過的也是鄉下人的日子。其實看得出來，她挺享受這種寧靜而閒散的日子。

大學座落在二百五十公頃的綠地上。附近有河流，有牧場。大妹說，夏天可以看到放牧的牛馬羊。她最愛看牛馬羊吃草了，有空的時候，可以久久地站在那兒看。那種感覺，就是閒散得很。

是的，閒散。整個石頭城就是洋溢着閒散的氣息。在去基爾大學的路上，我也特別能感受到那種寫意的閒散。車窗外，遠山迷蒙，隱約間似乎泛着水光。極目望去，地勢高高低低；遠處是一大片的綠，近處卻是褐色的，有點荒涼。那是空樹，是沒有葉子的樹林。英國春季通常來得遲，時間似乎過得很慢，讓人感覺歲月有時是錯縱的。

去基爾大學，主要是去參觀Keele Hall，據說這幢已經有五百年歷史的大宅，裡面布置得富麗堂皇，充滿貴氣。最初是沙皇公主的行宮，後來易主英國皇室，再後爲Sneyd家族所擁有。大宅幾經易手，不僅說明世事變幻無窮，人生在無形的歲月中，更是一晃眼的功夫。當然，如今大宅的產權已歸大學所有。因此大學各學院的活動都在此舉行，也可以外租。近些年來的趨勢是越來越多人選擇在此舉行婚禮，因此場地搶手，租用還得排期呢……畢竟這樣的婚禮，這樣的場面，是無數女孩子心中所嚮往的。

可對我而言，最感興趣的還是這幢古老大宅的過去，是那些曾經擁有過的而後又消逝了的承載。這當然不是指器物或古董，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曾經存在，而後消逝，那是被遺忘，指的是記憶；被珍藏，但沒有記憶，指的是珍貴的古物。廣泛來說，是古董市場中人的眼光大較量。但我最喜歡的還是徘徊在斑駁門牆裡外尋找舊時夢……一睹斑駁的門牆已夠讓我神往不已，更何況是那麼古老那麼堂皇富麗的一座大宅呢，那真是一種無法形容的飛揚感覺，令我聯想無限。

大宅確實很大，這種大，大到可用「建築群」或「城堡」來形容。它總共三層，紅色，呈長四方形。正面門廳的牆上，有着典雅的花紋裝飾，襯托出一種既精緻又堂皇的視覺效果。進門是走廊，鋪着厚厚的地毯。推開左邊的一扇門，是一個寬敞的大廳，大理石柱子，上面雕刻着精美的圖案。高高的天花板，垂着一盞典雅而古老的吊燈，光暈柔和，散發出一種歲月靜止的意味。地上同樣鋪着厚厚的地毯，幾把有扶手的紅褐色皮製椅子，配上一張小几，那應該是會客用的吧。

另外還有絲絨沙發，後面的牆上掛着油畫，櫥櫃裡擺放着一些古董或裝飾品。壁爐旁擺了一列書架，我略微瀏覽了一下，大半是宗教題材的書籍。壁爐已經沒有了火，給人一種人去樓空的感覺。紅色絲絨與白色蕾絲的兩層窗簾半攏，可以看到外面牆上爬滿仍未及抽綠的常春藤。

大宅雖有三層，而實際上，我們一直只在樓下轉。一直在客廳與客廳之間穿梭、瀏覽，一面想像着在那些過去了的日子裡，這裡是怎樣的一番情景？皇公貴族的夜夜笙歌，又是何等奢華的一種富貴氣？

然而，時光流逝了，人也不在了。

我踱到一處右邊有門的走廊，順手推開其中的一扇門，裡面是書房，四面牆壁都是書，書架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上。毫無疑問，這裡是一個精神豐盛的地方，而最美麗的風景應該是那把靠在書架旁邊的橡木梯子吧……書香往事啊，是多麼令人爲之神馳！我不覺走了進去，久久地站立在書架前，隨即一種憑弔的心情油然而起，不由隨手抽出一本書，那是一本硬皮封面的書，捧在手裡覺得很有分量……我被這厚重深深打動了，這是一本怎樣的書呢？翻開來，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簽名：H. Sneyd，另加一個日期，都是用鉛筆寫的。時間是一八七〇年的七月。這日期讓我怔忡了好一會。心想，一百多年來，看過這本書的人，一定也不在少數吧。他們會不會也跟我一樣：翻開它，在扉頁上看到這個日期，先愣了一下，才慢慢地吹掉上面的灰塵，再看看，覺得還是不徹底，於是又再仔細拂拭一番，然後小心翼翼地將它放回書架上？我不知道這書的主人是Sneyd家族的第幾代人了，但肯定是個愛書人，長期以他的財力，到處物色珍貴的版本。我甚至幻想，在一八七〇年的某個夜晚，當樓下客廳坐滿客人的時候，他推開書房的門，輕輕地走出來，在一張有扶手的絲絨椅子上坐下，緩慢地呷上一口威士忌，然後帶點宣布的口脗對滿座的客人說：「又有一批新書運到了。」

物色新書，搜羅珍貴版本書籍，應該是這位愛書的紳士最爲熱衷的事了。想必全英國，甚至是歐洲的出版商都認識他，跟他很熟絡吧。

我輕輕走出書房，再回到寬敞的客廳。客廳幾乎都有着巨大的落地窗，一年四季將外面的景色帶進來。

我站在窗前，夕陽緩緩西下，屋裡屋外悄無聲息，一片冷意。

德國「奔馳」博物館 （攝影）李 波

「南山」與「不老松」

汪金友

天南地北

中國有句祝福語，叫「福如東海長流水，壽比南山不老松」。但你知道這南山是什麼山，這不老松是什麼松嗎？

每次去海南島三亞的南山風景區，那裡的導遊都要講這個典故。說「壽比南山不老松」中的南山，就是三亞的南山；象徵吉祥長壽的不老松，就是這裡的「龍血樹」。很多的遊客，聽了都點頭稱是。在中國，還有比三亞的山更靠南的山嗎？最南邊的山，又叫南山，南山上的樹，又是不老的樹，自然名正言順了。

但我納悶，「壽比南山」這句成語，出自《詩經·小雅·天保》：「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這裡說的南山，是指秦嶺的終南山，位於西安市南面，是秦嶺的主峰之一。該山高峻雄偉，林木茂密，秀麗宜人。傳說呂洞賓等就在此修煉，是我國的道教名山，也是著名的旅遊勝地，自春秋時就已聞名遐邇。那時候寫《詩經》的人們，根本就不可能去海南島。再說，三亞的南山，古代稱爲「鰲山」、「仙山」，只是到近代才改稱南山。它這個名稱，比終南山晚了二千多年。

我找導遊「商榷」，她只微微一笑：「傳說嗎，我們只是當故事講的，何必當真？」細一想，也是。人家一個小姑娘，也不是研究歷史地理的，她隨便一說，咱隨便一聽，也就是了。但旅遊歸來，我還是不甘心，於是上網去查，中國到底有多少「南山」？這一查不得了，發現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叫「南山」的山就有三百多個。譬如山東煙台的南山、福建壽寧的南山、湖南邵陽的南山、江蘇鎮江的南山、廣東英德的南山、廣東普寧的南山、重慶的南山、烏魯木齊的南山、青海樂都縣的南山等。而且每一座南山，都有一個美麗的傳說。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江西九江的南山。因爲這裡是陶淵明的故鄉，他歸隱故里時，曾在此吟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千古名句。還有江西都昌的南山，也留下了蘇軾的詩句：「鄱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樓台一萬家。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

再說不老松。按我們一般人的理解，不老松當然是指松樹了。因爲松樹一直都是長壽的象徵。但三亞的導遊講，不老松的學名叫「龍血樹」。「龍血樹」原產非洲西部的加那利群島，生活在熱帶森林中。早在白堊紀恐龍時代就已出現，被稱爲植物中的活化石。世界科教文組織列爲保護樹種，主要分布於熱帶、亞熱帶地區。目前，「龍血樹」這一珍稀植物樹已瀕臨滅跡。但在三亞市南山一帶卻生長着六萬株之多，其中樹齡最長的已經達到六千多歲。因其莖幹膚色灰青，斑駁櫛比狀如龍鱗，而且受傷後會流出暗紅色的樹脂，像流血一樣。故得其美名。有傳說，它是巨龍與大象交戰時，血灑土地而生。

北方的遊客到海南，多是爲了看新鮮。而最令人驚嘆叫絕的，就是那些花和樹。無論是三亞的南山風景區，還是興隆植物園，都讓人們眼花繚亂。爲了記住這些植物的名字，我專門買了一本《熱帶植物圖鑒》。拿着書，對着圖，一棵一棵地看。回來以後，還興致勃勃地和朋友炫耀：「你知道嗎？不老松不是松樹，而叫『龍血樹』。」

有時候，也覺得好笑。陝西的終南山，哪有什麼「龍血樹」？俗語中講的「壽比南山不老松」，不就是北方的松樹嗎？旅遊熱起來之後，各地都往自己臉上貼金，想方設法找故事、拉典故。我們的思維，也被搞糊塗了，弄不清南山在哪裡，不老是何樹。

「童家班」

鄧小秋

文化經緯

在過去的京、津、滬一帶，活躍着一支京劇勁旅，人稱「童家班」。「童家班」一直是由童芷苓當家，但在「文革」以後，其弟童祥苓脫穎而出，超過乃姐的聲譽，成爲全國聞名的優秀表演藝術家。

「童家班」，由童氏兄弟姐妹組成。長兄童遐苓善演老生，嫂嫂李多芬工老旦。次兄童壽苓是「姜派小生」，妹妹童葆苓工「尚派」旦角。弟弟童祥苓是文武老生，弟媳張南雲工旦角。童芷苓則藝術全面，演唱俱佳。無論「梅、尚、程、荀」，各種旦角流派，都能勝任。她長期獨當一面，有很強的號召力。「童家班」只要請來幾位配角，一家人就足以撐起一台戲，到各地去演出了。

「童家班」的形成，與他們的父親有關。其父童漢俠，生於天津。雖然是位教師，卻酷愛京劇，常與京劇藝人交往。因此，子女們深受影響，經常在家裡模仿台上演出。童漢俠看他們對戲曲都有興趣，索性便請來武行蘇小樓教「把子」，請男旦胡玉英來教《花園贈金》、《彩樓配》等劇目，爲他們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童芷苓在十一歲時，曾考取中華戲曲專科學校，後因故輟學。一九三七年（十五歲），便搭董俊峰的班子，掛頭牌出演於南京夫子廟。一九三九年，拜荀慧生爲師，學習並演出了《霍小玉》、《玉堂春》、《庚娘傳》等「荀派」劇目。一九四〇年，到上海演出，開始反應一般，後來排演了《紡棉花》、《大劈棺》等劇，轟動一時，以後多次南下，並在上海定居，成爲一代名伶。

到了「文革」，童芷苓被殘酷批鬥，幾乎喪命。但，童祥苓卻被選中，進入《智取威虎山》劇組，主演楊子榮。因爲他受到姐姐童芷苓的連累，也被關進了「牛棚」。白天關在裡面挨批鬥，晚上又要上台演出扮英雄。他雖然是個主角，卻要在後台幹許多雜事，甚至還要爲劇組洗涮碗筷。還要不斷地接受檢查，寫出交代材料，精神上壓力極大。

有誰知道，在舞台上光彩奪目的英雄人物，在台下卻始終是「被控制使用」，受盡難以想像的苦難。

看雲

梅桑楡

人生在線

我喜看雲。幼年時多幻想，喜看雲無窮之變幻，於風起雲湧，雨霽雲停之時，我常仰臉看天，看那黑色、灰色、白色以及絢爛多彩之雲在空中湧動開闔，亦捲亦舒，且將我的想像賦予那無心之物，默念其像獅、像虎、像龍、像兔、像奔馬、像走狗、像雪峰、像黑崖、像蓬頭厲鬼、像披髮仙子……看雲之全神貫注的程度，遠勝於聽老師講課與做作業。李白有詩云：「白雲見我去，亦爲我飛翻。」而我卻覺得那滿天的雲霓似乎見我看它們，而爲我殷勤飛翻變幻矣。

我以詩書爲伴之後，則由喜看雲變幻之奇而轉爲喜看雲變幻之美。春夏秋冬四季，陰晴雨雪之時，若有閑暇，常看雲以自遣。雲隨季節變化而各異，春雲明媚，夏雲火熱，秋雲高爽，冬雲沉鬱。而由於天氣之不同，所見之雲又彷彿一幅幅絕不相同的圖畫，各具其美：雲淡天高，雨霽風止是一種美，雲如湧煙，雨如散絲又是一種美；紅雲似火，氣燒天地是一種美，纖雲似捲，朗月舒波又是一種美；孤雲獨閑，衆鳥飛盡是一種美，晚霞千片，秋雁成行又是一種美……雲爲天之衣，萬里無雲、碧空如洗固然也美，但蒼穹卻因爲少了雲而變成了沒有任何裝飾的裸體，無論是入詩，還是入畫，都可能會使人感到一種缺憾。

變幻無定的雲常能引起我的遐思冥想，可以使我的想像力相對得以發揮。我多年前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我不停地寫着，思路斷了，我就抬頭望望窗外的雲天。這時我會覺得小說中的人物就立在那兒，小說中那個想像的世界就在那兒，千軍萬馬在那裡馳騁，山水田園在那裡再現，人物由小漸大，向我走來，走來，於是我重又俯身奮筆疾書……」

大自然亘古如斯，變幻無定但卻有一定規律可循的雲可以給看雲者一絲「前可見古雲，後可見來者」的慰藉。歷史的種種畫面，只能借助史籍做間接的想像，而無論是沙場鏖兵，還是長亭送別，古人頭頂上的雲，是可以用我們頭頂上的雲直接填充的。多年前，我因事去咸陽，當我乘車奔馳在咸陽的郊野上時，我望着車窗外的藍天白雲，不禁想起始皇稱霸、劉項亡秦的時代，兩千多年前，一幕幕波瀾壯闊的歷史劇，不正是在這藍天白雲之下上演的麼？陶淵明詩云：「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現在看來，望雲懷古，不僅僅是古人獨有的心境。

雲的變幻，往往能夠影響人的情緒：「黑雲壓城城欲摧」給人以壓抑之感，甚至會令人生出一種莫名的恐懼；而置身於「大風起兮雲飛揚」的自然畫面之中，即使不是「威加海內」的劉邦，心中大概也會油然冒出幾分豪壯之情。古代一些文人常喜借雲起興，賦詩做文。這些詩文至今仍具有頗強的感染力。誦「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返」，可以想見陶淵明歸隱田園之志；吟「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可以感受亦官亦隱、吃齋奉佛的王維悠閑自在的心境；讀「寵辱不驚，閑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外雲捲雲舒」，則可以了解《菜根譚》的作者洪應明淡泊無欲，超然世外的胸襟……

陸游《孤雲》一詩有句云：「倚欄莫怪多時立，爲看孤雲盡日閑。」周作人、梁實秋均將自己的一本文集以「看雲」名之，看來，古今喜看雲者，並非「捨我其誰」。